

决战最后的贫困县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贫困正被驱除到越来越小的角落。

今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鲁甸县等31个县区退出贫困县行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中，780个已宣布脱贫摘帽，贫困县只剩今年最后的52个。

贫困县，即将成为历史。

行百里者半九十。52个贫困县集中在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四川、宁夏七地，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千百年来“苦瘠甲天下”之地——

这里或缺水。季节性河流时断时续，地下水矿化度高，千百年来，不少新疆人尤其是南疆人民喝的都是涝坝水和苦咸水；在甘肃，灌溉缺水和供水水量不足长期制约着产业发展，过去，这里连天上的鸟和地上的牲口都识得送水车，喇叭一响，乌鸦、麻雀跟着飞……

这里或地瘠。广西是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贫瘠的石山缺水缺土，要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两个“战场”打硬仗。

这里或山深。贵州省92.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和丘陵，73%的国土面积为喀斯特地貌，大地的褶皱中，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这里或人多资源少。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贫困县西吉县，是宁夏人口第一大县，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西海固地区9个贫困县区所有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贫困程度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西海固中仍居首。

这里或落后。“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是云南脱贫攻坚的“硬骨头”，群众自身发展能力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很多四川凉山彝族群众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不懂汉语，甚至还保有人畜同居的习惯……

经过70年来持续的反贫困斗争，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九州大地最贫瘠地区的日子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1113个村，明确督战内容和要求。没有硝烟的战场，冲锋号吹响。

从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情况，到贫困家庭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情况，公益岗位新增就业情况，无劳动能力家庭兜底保障情况；从易地扶贫搬迁入住和后续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到不稳定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情况，再到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2019年扶贫成效考核以及各地“大排查”等发现问题整改情况，都要较真碰硬“督”、凝心聚力“战”。

各地闻令而动、尽锐出战，誓要探索出一条条致富门道，奋斗出一家家美好生活。努力之下，泥泞的大山走出了路，干涸的大地冒出了芽，黢黑的老屋点亮了火，苍白的石间开出了花。

贫困正在被驱除，以信心、以决心、以恒心。

云南九县：攻关疑难杂症确保清零



调研间隙,来自“直过民族”傈僳族的全国人大代表李金莲(右二)与村民跳起了傈僳族舞蹈(5月5日摄)

截至2019年底，云南有着全国最多的剩余贫困人口——9个贫困县、44.2万贫困人口，以及怒族、傈僳族2个“直过民族”尚未脱贫。

这些未摘帽的贫困县致贫原因均较复杂，既有生存环境恶劣的原因，又有素质型贫困，加上地区发展软硬件相对滞后，群众很难找到脱贫路子。

今年以来，云南先后启动“挂牌督战”“百日总攻”等扶贫专项行动，实施全员大作战、汇聚各方帮扶力量，强化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云南省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全省已实现“户户达标、村村提升、县县清零”的目标，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查治贫困疑难杂症

拧开水龙头，看着“哗哗”流出的山泉水，福贡县匹河乡果科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宏文脸上露出了笑容。

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县是云南9个挂牌督战县之一。据了解，果科村因特殊的峡谷地貌，供水量不足、水质差等问题长期困扰群众日常生活，迟迟未能达到饮水安全有保障这一脱贫重要指标。“尽管实施了饮水安全保障工程建设，水管末端供水量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杨宏文说。

杨宏文告诉记者，今年挂牌督战以来，州县督战干部了解到这一情况，认真实地走访，及时联系水务部门，最终帮他们解决了相关难题。

果科村饮水的脱贫短板被发现、解决的背后，是云南挂牌督战收获成效的一个缩影。

云南省扶贫办负责人介绍，着眼于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效果直接影响全省脱贫效果。今年以来，云南努力克服疫情对脱贫的影响，紧盯未摘帽的9个贫困县和剩余贫困人口超过5000人的7个县，由省级领导定点督战。同时，对未出列的429个贫困村，由州(市)、县(市、区)两级挂牌督战；对11个万人以上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由省级相关职能部门挂牌督战，集中力量攻克最后堡垒。

云南明确挂牌督战是一场“歼灭战”，旨在帮助县里谋划好战局、投放好兵力、制定好战术、落实好工作。通过建立常驻督战与联席协调机制，一起攻关“疑难杂症”，集中兵力攻克短板，实现省级督战小分队同县级沟通协作常态化、作战参战一体化。

2月的兰坪县还下着大雪，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施榆兵已经带着督战小分队，拿着地图，带着贫困花名册，走访当地的贫困村。“我们不是简单发指令，而是通过现场督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在施榆兵看来，越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越要找到脱贫存在的短板、问题，这样才有抓手。对于一些并非当地能解决的困难，他们还会在走村入户后和县里一起分析，广泛协调，共同解决。

在督战过程中，云南省纪检监察部门采取蹲点监督的方式，既有人户调研、提交问题清单，也到省直行业扶贫部门进行问题反馈，督促其落实相关政策，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我们的蹲点监督不是一味问责，更多的是一起解决问题。”云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许思思介绍，为提高监督成效和系统性，工作组每天入户结束后都会把问题分类汇总研判，第二天就把问题提交给县纪委监委，第三天就出进度反馈。

社会聚力大帮扶

为了让挂牌督战县早日脱贫，各类社会帮扶力量也在不断汇聚。

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院士小院”。

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拉祜族群众刘扎丕第一次听到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时，他愣住了：院士是啥？

今年36岁的刘扎丕一直与贫困斗争，却苦于增收无策。当他得知村里的活动室要变成“院士小院”，院士们还要在当地租土地，用现代科技种植马铃薯时，他的内心依然有个问号：种个庄稼有啥科技含量？

不仅是刘扎丕，当地很多人也都认为，按照祖辈的方式耕地、播种、覆土就可行，哪来这么多讲究？

但自进入“院士小院”的马铃薯培训班后，刘扎丕发现，马铃薯的门道不少，而且首次尝试冬季种植马铃薯，他就获得增收约2万元。

中国工程院派驻云山村的第一书记何朝辉告诉记者，为了让当地群众接受现代农业技能培训，帮扶单位中国工程院将田间地头变成课堂，专家不仅布置“作业”，中途还来地里抽查“作业”，最后还对种出的马铃薯“评奖”，奖励种得最好的农户，以此督促大家将培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村民实现了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转变。”何朝辉说。

据了解，如今的“院士小院”已举办马铃薯和蔬菜、林下三七、中药材资源与种植等实训课程，其中，冬季马铃薯优质高产新技术可使每户平均增收12000元。

澜沧县扶贫办负责人说，在“院士小院”的辐射带动下，云山村贫困发生率有望从最初的42.93%降至1.09%，贫困的拉祜山乡将告别绝对贫困。

除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小院”外，还有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挂牌督战的泸水市、福贡县援建50所村卫生室，帮助改善贫困村医疗条件；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泸水市建设现代化沃柑“多多农园”，用现代农业技术模式推进群众劳动技能提升，并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在社会各界和当地群众的齐心努力下，云南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正持续向好，贫困地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也在提升。

“还是要靠自己奋斗”

比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变化更喜人的，是贫困群众脱贫信心的走强。

“当贫困户不光荣，还是要靠自己奋斗摆脱贫困。”镇雄县以古镇岩洞脚村的贫困户谭朝品告诉记者。

谭朝品说，他和妻子一直想摆脱窘境，也曾外出打工，但因身体原因掏空了积蓄，也让家庭陷入贫困。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和建议下，他的儿子和女儿都通过外地务工实现了脱贫。

同时，村里去年推广方竹种植，谭朝品详细了解后，考虑到当地是冷凉气候，想靠种马铃薯、玉米增收非常困难，而方竹是一个长久产业，他一口气拿出4.5亩土地种植方竹，看好未来可以依托方竹实现增收。“要相信党、跟党走。”谭朝品说。

变化正在发生。贫困发生率最高时接近70%的岩洞脚村，去年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7%。

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即便是在2015年前后，遇上天气不好，岩洞脚村的村民去镇上还需要1天时间，很多群众没有去过县城。驻村第一书记刘让云的感受是，大家以为外面的世界和村里一个样，当时还有群众不愿女儿上学，希望她们早点嫁人。

刘让云说，通过脱贫攻坚，群众的精神气变化最明显，大家对教育的认识也有质的飞跃。过去村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都不多，但去年考上一本的就有10多个。村民重男轻女的观念发生很大改变，愿意把女孩送到学校读书了。

据了解，包括镇雄县在内的9个挂牌督战县都针对控辍保学采取“一对一”“N对一”责任包保劝返措施，各级干部、帮扶责任人和责任教师联动下沉入户，开展核查劝返。同时，加大立案起诉力度，做到应诉尽诉，强力推进依法控辍相关工作，做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

看到一个个回归教室的孩子，刘让云相信：这些孩子将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力量。

宁夏一县：网格化攻坚一一销号



宁夏西吉县偏城乡涵江村引进闽宁协作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村民就业致富(2019年3月15日摄)

将台堡曾是80多年前红军主力会师之地，如今，将台堡所在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一场剑指贫困的战役正吹响最后的冲锋号。

西吉县是宁夏最后一个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在全区中贫困人口最多、脱贫难度最大。挂牌督战以来，西吉县全面开展查损补失、查漏补缺、查短补齐、查弱补强的“四查四补”工作，对照脱贫标准，用“放大镜”查问题，一个一个销号解决，火力全开战深贫。

攻克“硬核碉堡”

西海固，苦瘠甲天下。打头的“西”指六盘山西麓的西吉县，如同字的排序，西吉县的贫困程度也在西海固居首。

据记者了解，2014年西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15.5万，占西海固9个贫困县区所有贫困人口的20%以上，脱贫任务艰巨。

由于山大沟深、干旱少雨，缺水是西吉县群众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为持续纾解水困，十余年来，西吉县实施了一系列农村饮水工程，并打通了自来水到户的“最后100米”，让当地绝大部分群众不再愁饮水。截至去年底，自来水入户率已达99%。

剩下的1%主要集中在极少部分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群众，杨彦贵家就是其中一户。早些年火石寨乡沙岗村许多村民陆续搬下山，杨彦贵和兄弟3户舍不得走，一直住在山头上，共用一口老井。“每天都要从井里抽水，存在塑料桶里，夏天放久了水会发臭。冬天取水最头疼，露在外面的水管经常冻住，要把管子卸下来用开水烫，人跟牛都等着喝水呢，把人能整哭！”杨彦贵说，有时抽不出水，只能下山拉水。

今年6月，水利部门在他家不远处建起一个10立方米的小蓄水池，水泵自动抽井水入池，从地下管道流进厨房。“啥时候拧开都有水，方便得很，水也干净！”杨彦贵笑着说。

如今，西吉县所有农户饮水安全已达标。此外，其他“硬核碉堡”也正被一一攻克。截至目前，全县8.1万适龄儿童没有一个因贫辍学，同时实现了贫困人口医保缴纳和1200多户无劳动能力者兜底保障全覆盖。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后续帮扶也在持续加强，同时不漏易致贫返贫的监测户和边缘户。

一个家庭因此发生巨变。火石寨乡小川村最后一户住土坯房的马登科在政府3万元的补贴下建起了砖瓦新房，再也不怕下暴雨房子会塌了；田坪乡庙山村的闫玉忠靠干砖瓦活供4个孩子上大学，在全村新增的公益性岗位帮助下，又多了一份保洁员工作，缓解了经济压力；震湖乡孟湾村，妻子患白血病的王延清被定为监测户，有了低保保障，不再掉到贫困线以下……

“网格化”各个击破

县级干部带头自查30个薄弱村、科级干部带头自查其他265个村、调动8000多名干部每人帮扶3至5户贫困户……今年，西吉县的帮扶干部遍布贫困乡村田间农舍，撒开一张包片包户、上下联动、全面覆盖的大网，以“网格化”管理，把脱贫那些事办细办实。

一户都不落。摸排本村人员的同时，西吉县要求帮扶干部还要调查外流人员的生活状况。小川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宏虎6月刚刚结束长达10天的出差，他和包村干部开着私家车，一路北上跑了七八个市县，最远跑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拿着名单一一敲开村里外流人员的家门。

“这63户是很多年前因为太穷了外出谋生的人，但户籍在本村。他们和村里人很少联系，现在收入怎么样？是否有安全住房？孩子上学没？必须到现场核查。”马宏虎说，这些人大多白天在外打工，帮扶干部晚上才

能入户，经常忙到半夜。住房、饮水情况要拍照，学生在读、医保缴纳要开证明，还要本人签字确认，再找村委会盖章。“虽然辛苦，但很高兴看到他们生活都不错，全部摸排一遍我们心里也有底了。”马宏虎说。

一点花架子不摆。搞产业扶贫时，帮扶干部不仅要把政策送到农户家，还要替大家想在前、干在前。田坪乡南岔村包户干部姚爱民从2017年开始负责5户贫困户脱贫。“有两户养殖规模扩大，去年劝他们尽快建青贮池，都觉得没啥用，到今年还不愿意建。”姚爱民说，养牛规模增加到5头以上，饲料需求量比较大，就要有长远打算。“建青贮池玉米发酵更有营养，一次把饲料拌好不用每天铡草，贫困户可能一时想不了那么多，所以今年我又来来回回劝说，干部的作用不就体现在这儿嘛！”

一个难题也不放过。在“网格化”推进挂牌督战过程中，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是干部最头疼的。“改变观念真是太难了！”田坪乡庙山村是西吉县最偏远乡的最偏远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治斌说，今年全村一轮轮“过筛子”发现了36个问题，要数危房拆除最难办。由于发展落后，这个村土坯房存量大，涉及81户人。

面对祖祖辈辈住惯了的老房子，即使新房已盖好，乡亲们就是不舍得搬。一位89岁的老人几乎让杨治斌束手无策，只要一提拆房子，老人就情绪激动，说还不如要了他的命，但是老房子顶梁不牢、墙体裂缝，不能放任不管。杨治斌思来想去，通过联系他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劝说，找和他相熟的村支书上门，和单位领导一起拜访，最后老人终于被说动，搬进新家。

对接乡村振兴打好“持久战”

战贫到了一鼓作气翻越最后高山的时刻，要让贫困彻底远离这片田野，西吉县上下咬紧了牙关，希望通过持续精准发力，把有些领域的问题往长远谋划，同时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首先是管理吃水。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王百灵告诉记者，吃好水只是第一步，管好水才是长久之计。西吉县由于山大沟深，供水管线长度达7000多公里，水费难收、偷水漏水等问题长期存在，还有一些群众因居住海拔高，在管道末端，面临不稳定供水的情况。为改变这一状况，他们目前正在推进农村饮水企业化管理，同步实施“互联网+农村饮水”工程。“实现农村供水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将对节约用水、提高供水稳定率有很大帮助。”王百灵说，未来他们还要把这项工作继续推进下去。

其次是应对疫情冲击。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群众难务工、企业难开工、牛羊难出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脱贫攻坚的进度。对此，西吉县通过加快组织劳务输出、打通牛羊补栏渠道等举措，全力追回损失，下半年还将争取向福建、广东等地输出劳动力1万余人，让贫困群众端稳饭碗。

一些乡村打算主动找寻机会，保障老百姓在家门口有钱赚。记者在偏城乡涵江村看到，村子虽然偏僻，扶贫车间早已建成运转。驻村第一书记秦邦说，车间主要替外地企业生产电子产品，出口国外，现在受疫情影响订单少了，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不让车间的机器停下来，最近养殖、务工情况好转，他准备赶紧到县上跑跑，对接新企业。

最后是抓实产业扶贫。西吉县扶贫办副主任陈晓宁说，西吉将抓好产业服务，落实落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扩大优质杂粮和冷凉蔬菜种植面积，重点抓好马铃薯、肉牛等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受访人士表示，借着精准脱贫的东风，山变绿、路变平，产业兴旺、村庄变美，未来“脱贫摘帽”的乡村将继续内外兼修，擦亮乡村振兴的生态底色。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